

人与自然

相识春天

■刘长征

万物新生，花影轻摇。春风裹着花香吹在脸上，像柳絮轻轻蹭过肌肤，温润又惬意。

我和妻相识于三月。那年的春天来得从容，像是人悠闲地拿起书卷，先轻启封面，再慢品字里行间。我们相约北河堤，两岸垂柳吐绿，花草缀满堤岸，清澈的河水像一面明镜，把阳光反射。玉兰、碧桃、海棠次第开放，高低错落，装点着桥头两岸。一棵慵懒的樱花似乎还在睡梦中，圆润的花骨朵含苞待放；另一棵却已然舒展花瓣，露出了笑脸，快乐地向阳光生长。涡河两岸的每一朵花，都是春天的骄傲。

妻白里透红的脸上，有一双似乎能说话的大眼睛。她齐耳短发，步履轻盈，仪态大方，就像一幅清雅的画卷，在我眼前徐徐展开。那天上午，阳光正好，我们沿着河堤下的田埂慢慢行走，小路两旁是成片的油菜花，正开得肆意，花香清淡悠远，混着河水独有的湿润气息，深吸一口，沁人心脾，久久不忍呼出。

花盛则蜂至。四野满是低沉的蜂鸣，蜜蜂在菜花间飞来飞去，毛茸茸的身子轻贴花心，后腿沾着两团饱满的花粉，显得肉嘟嘟的，煞是可爱。花海间伫立着一棵参天柳树，垂下千万条碧绿丝绦，鲜嫩得像要滴出水来。倾泻的绿柳和金色的菜花一同倒映在沉静的河面，水中柳丝摇曳、花影交融，比岸上多了几分朦胧诗意，尽显春日浪漫。调皮的油菜花趁我们不注意，悄无声息地把黄色的花粉涂在裤脚。我看着妻子裤脚上点点斑驳的“颜料”，惋惜地说：“这花粉怕是洗不好。”她却很包容：“洗不掉，那就留着这份大自然的馈赠吧。”

花海漫步，合影留念，我和妻一路走一路看，时而低语闲谈，时而开怀大笑，格外投缘。

光阴似箭，我和妻牵手相伴已二十余载。每年春天，我们都会抽出时间，重走当年相识之路，去亲近大自然、感受大自然。

又是一年春风至。一个周日午后，我骑电动车载着妻，前往北河堤踏青赏春。多日不见，北河堤焕然一新，完善了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得到了美化。

此时的北河堤繁花簇拥，姹紫嫣红，春天如同一支



色彩浓郁的油画笔，把此地描绘得如诗如画。站在岸边放眼望去，河水碧绿恬静，缓缓向东南流淌，仿佛要把两岸春色捎向远方。走下河堤，满目春意扑面而来，杜鹃、春梅、郁金香竞相绽放，五彩斑斓，勾勒出一幅美不胜收的春日画卷。妻提议拍照，我立即拿出手机，选好角度，口里轻数“一二三”，将她的身影定格在繁花深处。

不知不觉间，我们误入桃林深处。数百株桃树沿岸而立，桃花满枝，花叶相映，犹如彩线织就的锦缎、桃花蘸着胭脂写就的诗篇。轻风拂过，如云似霞，远远望去，壮阔得让人移不开眼。阵阵花香袭来，闭上眼睛，恍惚间自己也成了一朵桃花——风在耳边轻语，蝶在肩头起舞。蜜蜂飞来，告诉我花蜜的甘甜；蝴蝶飞来，给我讲述春天的童话……

拽着春姑娘的衣衫，我和妻并肩缓行，寻找旧时相逢的印记，畅谈初见时的甜蜜，细数朝夕相伴的春夏秋冬、油盐柴米。这份烟火相伴的温情，好似一曲悠扬淳朴的歌，让人回味无穷、幸福无比。

回家路上，妻坐在车上感慨不已：“春天秀出了大地风光，生活弹出了美好乐章，我们要再出发去实现心中理想。”我连连应声附和，心底暗忖：这几句，倒是朗朗上口、押韵雅致。

春风有信，花开有期。春天是开始，是希望，是新生期许，是来日方长。愿余生有花可赏、有梦可追、有爱可期。

注事如昨

养鸭趣事

■终梦圆

睡梦里似乎听见雨打纱窗的声音。早起，我睡眼惺忪走到院子里，泡桐花独有的芳香扑面而来，那淡紫色状如小号的花朵被风雨吹得散落一地，湿漉漉的青砖上有点点青苔。奶奶正打扫庭院。这时，大队部的广播响起：“广大群众请注意，今天鸡鸭正式出炕，望打鸡鸭的群众，前来打鸡打鸭，随到随有。”

每年清明节前后，奶奶总会从圩上打回一些鸭苗。小鸭长着毛茸茸、黄澄澄的绒毛，煞是可爱。我们豫东南一带，常把鸭子叫作“扁嘴”。

小扁嘴孵出不久，非常娇嫩，需要细心照顾。每天早晨，奶奶会在蒸馍时给它们蒸上一碗小米饭，就连喝的水也需要烧开晾凉，晚上再把它们放在铺满麦秸的纸箱里，还要盖上棉被，扯上灯泡取暖，像照顾小宝宝一样。夜晚我偷偷揭开棉被去看，见它们毛茸茸的小身体正挤在一起睡觉。

过一段时日，小扁嘴开始长出长羽毛，小米饭已经不能满足它们的营养需求。奶奶把铁丝捏成一个圆圈，套上网兜，绑在竹竿的一头，扛着去不远处的小河沟给小扁嘴捞青草，我提着竹篮跟在她身后。

奶奶捞青草的动作真熟练，竹竿左摆一下右摆一下，就能捞上来一兜青草。我看得着急，抢过竹竿跃跃欲试。奈何身量太小，几乎被竹竿拖进沟里，只好作罢，转头去捡青草里面的螺蛳和小虾。捞出来的青草和麸皮拌在一起，是小扁嘴最好的口粮。长大后我才知道，那青草还有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浮萍。

夏天，小扁嘴渐渐长大，它们褪去绒毛，满身花灰

色。天气炎热，每天清早，刚一打开大门，扁嘴就“嘎嘎”叫着，一摇一摆迫不及待冲出家门，去小河沟里戏水，捕食小鱼小虾。夜幕降临，在奶奶“哩哩哩哩”的呼唤声中，它们才意犹未尽地从芦苇丛里探出脑袋，结伴而归。

秋天，扁嘴开始下蛋。奶奶说，扁嘴吃了蚯蚓就会多下蛋。我和奶奶几乎每天都会拿着铁耙，提着水桶，去潮湿的沟沟畔畔挖蚯蚓。奶奶力气很大，一耙下去，蚯蚓卷曲的身体就暴露在阳光下。蚯蚓拼命扭动身子往泥土里钻，奶奶让我赶紧去抓，可它们那光溜溜、黏糊糊的身体让我望而生畏。奶奶便折断树枝做了一双筷子，让我用筷子将蚯蚓夹进桶里。

就这样，我们一老一小，翻遍了大大小小的土堆，沟沿到处都留有我们祖孙二人的足迹。回到家，奶奶把蚯蚓用剪刀剪成小段扔给扁嘴，它们伸长脖子抢食。

我最喜欢捡鸭蛋，却又怕扁嘴啄我的手。我把竹竿的一头劈开，弯成水滴状，用绳子绑牢，趴在地上，趁扁嘴不备，用这个自制的工具，把鸭蛋从窝里掏出来。等收了足够多的鸭蛋，奶奶会把它们清洗干净，放在一个大肚子陶瓷坛里，倒上熬好的花椒大料水，用泥把坛口密封严实，接下来只需静静等待时间造就美味。月余，将鸭蛋从瓷坛里捞出，煮熟剥开，蛋白微咸，蛋黄油香四溢。美食，正是对勤劳的庄稼人最好的奖赏。

祖母已于去岁腊月仙逝，享年91岁。她的样貌，即便隔着岁月的雾霭，也依然清晰；她的品质，像无声的歌、无字的诗，成为我心里永不熄灭的光。

心灵感悟

黄昏的钉子
(外四首)

■侯强

一朵小风直抵小院
枣树却一动不动
就像前段时间，我重感冒期间
懒得扭转一下躯壳
似乎草动风吹全都与我无关

星星点点枣芽，未曾眨眼
除了帘角在摆
思绪也不曾挪移半寸
小院。黄昏。听不见一声鸡鸣

春风不可说

我的嗓音干涩
旷野，白鸽翅膀上栖有两片隐喻
花裙蝶动
迎着暖阳的光鲜
可天空好像从来没有飞过鸽群
蓝得似平静的海水
樱桃树下打翻的光
正在修补
春的残卷，我必须走出去

饮尽夜色

杯中斟满的，那片淡淡朦胧月色
清甜掺着苦涩
一杯接一杯
我假装没有醉
母亲身影，如连环画
浮在酒盏间

夜的边缘，是我躯体的另一个悬崖
断桥，闪着过期磷火
我听见另一半乡愁
在迫近

乍暖还寒时

立春已过
孩子们瞳孔中是否漫出新绿
或柔软枝条
严冬的枪管从未沉睡
不时地吐出子弹。舔舐某一个父亲的血液
上苍保佑，最好只击中父亲的左胳膊
谢天
谢地
村头老槐树枯枝上，三年多
没落过一只鸟儿。鸟鸣是一层糖衣
甜藏在心底。而火药硝烟味
仍从几十里外废墟熏来
钻近新的春天

一点春色

柔柳梢头
渗出一层液态的小点点，缓缓地涨

这些受过伤的颜料
午后碎影间，一边进行自我修复
一边沐浴温痕
乌鸫谨慎地啄食着天光

临近雨水
只是好像，并没有下雨的意愿
远天，蒙一块蓝布帘
略显羞涩

表妹沿着溪流
像一朵微风，静静地开